

烟台故事

# 李尚书墓葬之谜

李镇

在莱山区解甲庄街道林家疃村西的绵延大山里,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叫作拾钱山。拾钱山原来兼做老虎石,它的改名与清雍正年间工部尚书李永绍的墓葬有关。

李尚书墓葬之谜是当地百姓时常提及的话题。

## 老虎石是处风水宝地

李尚书墓葬在林家疃村北老虎石是不争的事实。这是通过挖掘得到证实的。

老虎石是处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有老人说,它的北面是当年牟平“四大名山”之一的桂山,是为靠;南面是香炉顶,是为案;左右各有一山为青龙白虎,中有山溪潺潺曲折,形成一个“聚宝盆”。越过香炉顶向南不远,就是古刹定国寺遗址。定国寺周围有槩山、杏山、仰望鼻子山等九座山脉绵延环绕,地势呈太师椅状。老辈相传,此处九龙汇聚,有帝王之气。为防止出现异端,朝廷颁旨在此建造一座寺院压住瑞气,于是就有了定国寺。

资料记载,定国寺,又称定国讲院,始建于唐初,兴盛于武则天执政的天授年间。民国版《牟平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定国寺,原为定国书院,专为考生大比之年以诗取仕之用。此院设考场,定期为朝廷遴选贤良,1323年(元英宗至治三年),扩建为寺院。皇封方丈‘并罗’为僧‘正司’,统管牟平区域(宁海州)僧人,并世代相袭。”

老虎石,因有一块酷似静卧猛虎的巨石而得名。它和周围蜿蜒的群山相呼应,又有虎踞龙盘的寓意。老虎石附近田地土质肥沃,树木葱郁,花草繁荫。

李永绍墓地就静卧在老虎石南面山坳的苍松翠柏中。

## 西老莹与东老莹

据西解村李氏族人讲,他们祖上墓地有十几处,规模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按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分别叫作西老莹和东老莹。

西老莹位于丁家夼村西北部。此地处在金斗山和桂山两座名山之间,有“头枕金斗,脚踩金柜(桂)”之说。

当地人回忆,当初西老莹是仿照孔碑孔林式样建设的,区域内松柏苍苍,石碑林立,石人石马石兽散布其中。这处莹地埋葬的大多是家族中考取功名或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李家人还在莹地周围专门盖了房子,供祭祀时临时歇息之用,还辟有看护房,雇境内苏、郑两姓人负责长年看护。随着时间推移,苏、郑姓人在此娶妻生子,繁衍生息,

人口增多,逐渐形成一个小村落,取名李家莹,后更名为丁家夼北村。时至今日,当地百姓还有将在小村里生活的人叫作“看莹的”。

东老莹在西解村北面。族内有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李家后人无论贫富贵贱,无论亲疏远近都可以在这里下葬。西解村李氏家族的始祖李龙和李松的墓地就在东老莹。相对于西老莹,东老莹是个开放式陵园。

清乾隆四年(1739)岁末年尾,一代廉吏李永绍去世,享年90岁。

李永绍去世后,对于他的墓葬地点,当地百姓有许多说法。有人说,李家害怕盗墓贼破坏骚扰,在出殡时,有三队人马抬着棺椁,分别向不同方向墓地出行下葬,究竟哪一路里面抬的是李永绍真身,李家人秘而不宣。有人说,老虎石这块墓地,是李永绍生前觉得西老莹气数将尽,就请风水先生选好的。其用意是为了保佑家族兴旺,子孙发达。还有人说,李永绍的棺椁一直葬于老虎石。

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呢?

李氏家族后人、学者李玉平经过多年走访族中老人,查找古籍资料,给出的答案是:李永绍的坟墓原本在西老莹,三年后由其孙、陕西庆阳府知府李绵祚主持搬迁至老虎石。

李玉平介绍,虽然贵为朝廷一品大员,但李永绍晚年家境日新式微,他家里根本无力操办一场轰轰烈烈、像模像样的葬礼。随着李永绍的离世,曾经的登州府名门望族之一的“大司空李家”开始从辉煌的鼎盛时期走向没落。在宫卜万编撰的《牟平遗香集》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李永绍的孙子李因祚年少时就有非凡的才能,但参加科考却屡试不第,后来得了癫痫病,到了晚年更加落魄,以乞讨为生,每当讨得一顿饱饭后,就躺在破庙房檐下“吟啸自若”。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家已经成为普通人家了。这是其一。其二,退一步讲,即使李家家业尚兴,但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也不符合李氏“慎嫁娶,谨丧祭”“置业于子孙,莫如种德。传家之道,惟读与耕。兴家之本,莫过于勤俭”的家训。尤其是李永绍一生俭朴勤勉,谨小慎微,他生前一直告诫子孙要踏实做事,清白做人。他在给孙子们的诗中曾叮嘱道,“嚼断菜根方是官,匪躬报国惟心安”“尔祖江南清白吏,成人似续振家声”。临终前李永绍留下遗言:丧事从简,不得厚葬。

## 李绵祚迁墓老虎石

李玉平说,将李永绍墓从丁家夼西老莹搬到八里之外的老虎石是他的孙子李绵祚一手操办的。

李永绍膝下有3子9孙,诸孙中他最疼爱的是李绵祚,李绵祚也非常上进、争气。在李永绍的《约山亭诗稿》中,就收录了多首李永绍写给李绵祚的诗词,教导其为人、处世、做官道理,其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李氏家谱》记载,李绵祚,字伯士,号太学士,初任广西桂林府通判,后升授江南松江府同知,又升授陕西庆阳府知府等职,诰授奉政大夫,晋授中宪大夫。

李永绍去世后的第三年(1742),李绵祚回老家省亲祭祖。当看到西老莹祖坟,尤其是李永绍墓地疏于整修,杂草丛生,一片萧条荒凉时,禁不住黯然神伤,他决定另择一地为祖父打造新墓。

经多方勘查,李绵祚听取众人意见,决定将祖父墓由西老莹搬迁到老虎石。老虎石地方虽好,美中不足的是名称差强人意,听起来有点动物凶猛之意,于是有人提议,将老虎石更名为拾钱山,以示吉祥。李绵祚采纳了改名建议,随后选定良辰吉日,一番繁文缛节的祭祀仪式后,先在西老莹将李永绍棺椁挖出,后雇壮汉抬往老虎石,一路上浩浩荡荡,吹吹打打,观者如潮。到了目的地,吉时已到,一声号令,鼓乐齐奏,鞭炮轰鸣,有人在上山路上、墓地周围广撒钱两。一时间,钱币飞舞,众人疯抢。众口铄金,“拾钱山”名字由此不胫而走。

李永绍的新墓由黏土、熟石灰、沙,配以糯米浆混合后浆砌,非常坚固。为防止墓地被人盗挖,李家人还专门雇了林家疃村姜姓人看管。

李永绍墓换了地方,老虎石改了名头,能否达到李氏家族重振家风的美好愿望就见仁见智了。

历史有时会让人捉摸不透。1966年,李永绍的墓被夷为平地,骸骨抛于荒野,后被其后人收敛,择地草草掩埋。不久村民们将土地平整,种上庄稼,仿佛这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只有那块老虎石在岁月的侵蚀中依然挺直腰身,诉说着过往。

1991年版《牟平县志》对李永绍墓有如下记载:“位于解甲庄镇林家疃西港坡上。1973年调查时得知,1966年‘破四旧’时被挖。棺椁内尸体浸在水中,未全部腐烂。殉葬品有珠子1串,牙盒1个,诸物下落不明。”

## 怀故人

# 校长老连

张荣起

随着时光的流逝,好多人渐渐地淡出了记忆,然而有一位领导,我却始终难以忘怀。他的名字叫连福兴,虽然身为校长,但大家总习惯称他“老连”。与老连相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与他共事也是45年前的事了。

初识老连,他是县教研室的一名教研员,和气善良,是公认的老好人。因为他时常下乡到各学校教研,所以常和一线教师见面。印象最深的是1973年秋季的一天,他到庙后高中,见老师们正在教研组理发,他的头发也长了,便坐下来同大家一起理。同事们端详他的面容:一头乌发衬托下的面孔细腻而白皙,显得年轻有朝气,有人问他多大岁数了?他说:“39岁了。”我当年也39岁,面黄肌瘦,白发丛生,看上去,我俩少说也相差10岁,于是同事们拿我俩调侃,从此他便有了“奶油小生”的绰号。

与老连共事,始于1978年9月,前后共6年。当年大中专考试后,我从文登参加全省中考阅卷回来,住在栖霞招待所,时任栖霞四中校长的他也来县城参加教育会议,我们不期而遇。为了增强学校的师资力量,他动员我回四中任教。当时我的家属户口在农村,准备在大庄头徐家村落户盖房,想不到离家远的地方去。他以自己的家属随他住校,初中毕业的大孩在桃村供销社饭店干临时工为例,说服我打消在农村盖房安家的老观念。此后不到半个月,教育局就下了调令,从此我的家庭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

当年为了保证工作时间,提高教学效率,学校提倡60里地以外的教职员,在农村的家属可搬到学校居住,包括连校长夫人在内。全校共有3户教师家属,同时在英灵山果园队干临时工,每天8角钱,她们3人关系相处特好,还在一起合拍“姐妹照”。后来学校小卖部的王淑芹因开拖拉机无法分身,要从3个家属中安排一人当班,老连毫不犹豫安排年龄最小、相对有点文化的我家属去接替了,虽然每天仍然按8角钱计工资,但此事却反映出他先人后己的可贵品格。

老连不摆官架子,也不打官腔,大家喊他校长,他说还是叫老连吧,这样更习惯。他和教师打成一片,教师有什么困难或烦心事,不等你说,他就先行一步帮你解决。

1981年,我接任了1979级落榜生理科复习班语文教学任

务,老连的次子连京华在此班复习。为了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我们的接触相对多了些。连京华打怵写作文,老连担心语文会拉低他的高考分数。我经过几次高考阅卷,对语文分数得失的原因有较清楚的了解,那时高考实行100分制,作文40分,阅卷时把作文分为5等,以3等(24分)为及格,凡不切题或因无话说造成篇幅过短的作文,只能列4等或5等,因此很多考生语文成绩跌得很惨。我从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入手,加强基本功的训练,针对打不开思路、无话可说的现象,我提倡学生写日记(或周记),天天选优评讲。连京华的《奶奶的拐棍》等日记被评讲后,兴趣大增,写他熟悉的内容有话说了,每天下晚自习回家后总要坚持写完日记再睡。为此,老连还找过班主任迟老师,说:“连京华每晚睡前写日记不会偏科吧?”这话是后来迟老师告诉我的。老连之所以不直接跟我说,是怕挫伤了我的积极性。

在我们共事期间,他最高兴的一次,就是1982年高考后,他在楼东头高考总结会上的演讲。他儿子连京华经过一年复习,考取了山东省农业大学。当时录取考生全靠手工操作,高考揭榜后,各校领导就到县招生办,从总成绩单中查出本校过线考生。老连的这次演讲就是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查名单过程中的心情,他高兴极了,这批学生为学校争了光,理科复习班各科成绩在全县同类班级中都名列前茅,其中语文成绩超过了县重点复习班。老连从到四中任职后,这是高考成绩最好的一次,也是他最高兴的一次。

后来老连调到了桃村纺校,但他在那次演讲会上兴奋的样子,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2008年10月,1979级学生入校30周年聚会前夕,王友川同学写了《记连校长》的文章,并邀请他和任课教师参加聚会,我特为老连拟了嵌名联以示祝福,师生们都期待这次久别重逢。到会后方知,老连已身患重病并谢绝探望,在深感遗憾的同时,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祝他早日康复。

万没想到,聚会后不久,传来老连去世的噩耗,痛惜之余,我拟了一副挽联以寄哀思:

福星陨落悲桃李;兴德长存惠后昆。

转瞬间,老连已离开我们15年了,但他的形象和风范却深深地嵌在我们所有师生的心里。